黑 洞 ■ 昏 迷

瀛苑副刊

我一直在想，什麼時候可以弄懂這一切？

宿舍的後邊看出去，是一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。其實，當初搬進來，也沒多大去注意，只當也是另一棟宿舍罷了。若干日子之前，還曾敲敲打打的舉行了一個熱鬧又擾人好夢的婚禮。

通常，陽光普照的日子，她，總會出來曬太陽。清湯掛麵的模樣，看起來約莫是十來歲吧！目不轉睛地對著那幾朵花呀草什麼的，楞楞發呆。常常，我一邊洗衣服，也會不自覺地對她發楞，我想，某些時候，我和她很像，雖然說，她的痛苦是源自於那張支撐她的輪椅。

X X X X X X X X X

辛未年，初夏。海風絲毫不能幫助乾了快裂掉的空氣，外島的九月太陽，除了豆大般的汗滴，還有的……就是悶。真不敢相信，這就是我的「新生訓練」……，欄杆外的海洋，在陽光照射下粼光閃閃，心情也浮躁不安。教官的表情無論什麼情況下，仍舊嚴肅，維持著敬禮的動作，不知道是十分鐘，還是二十分鐘了，什麼眼、口、鼻的順口溜，我大老早就忘光光了，腦袋瓜裡一片空白，唯一愈來愈清晰的，卻是那個黑洞，當然，我毫不考慮地一腳就跨了進去，忘記了世上所有的一切。

清醒的時候，我看到教官和同學們焦急的眼神，赫然發現自己怎麼好像是雪地裡的雪人，好冷。除了眼睛能看，除了還能呼吸，其他的功能，卻好像只是裝飾品？教官扳不動我僵硬的手指頭，我也只能發出一點咿咿啊啊的怪聲音，我想，我那時才知道，原來我昏倒了……。

老實地說，我的身體一直都很不好。不過，也沒啥大病痛，別人都想減肥，我卻苦惱不知如何可以變胖，一路瘦下來，瘦到好不舒服……免疫力又差。有一次，發了高燒，由於熱度太高，就送去醫院打點滴，隔壁兩床的同學，都是因為腸胃癌什麼的才住院的，而我……唉！不過，這樣子，來探病的「好康」就由我包了，反正，那兩個傢伙也不能吃東西，也只好眼巴巴的讓我獨享了。

三個吊著點滴的病人，加上一個無聊的探視者，很快的，三瓶點滴就像裝了磁鐵一般地，聚在一起了。四個人依偎著我的病床，縱使滴著點滴的手，青筋若隱若現，叫人好不擔心，還是擋不住年輕的心——大老二、六一對、YA！！！我又贏了！當然，探視者無疑是自告奮勇的、是義務的，成了此局唯一洗牌的人。丟開了住院和想家的煩惱，玫瑰的芳香撲鼻，可真香呀！反正賞花之意不在香，多麼美好的下午！可是，又要發牌之際，訓導主任不識情趣地推門而入，滿室的芳香，被這突如其來的風，吹散了一大半，虧得他機靈，牌就順手藏在我的被子下。

訓導主任說：「幹嘛呀，生病還有心情窩在一起閒聊呀？」

心虛的我們，只好各自尷尬的抱著自己的點滴柱子，返回每人的床位。後來，畢業典禮上，訓導主任親自為我別上畢業生胸花，用慈祥和藹的聲音，殷殷告誡我將來要好好努力，可不能再這麼頑皮了，也許，他真的知道也不一定，不過我還是拿了全校畢業生的德育獎。

戊寅年的冬末，淡水的天氣真是冷的可以。我總告訴她們，外島的冷，真的是冷到麻痺了，絲毫感受不到三件毛衣和五件毛衣的差別，反正呼出來的氣，都是一團煙……，不過，淡水的冷，可就冷到恰到好處，叫人從裡到外格外清楚明白：什麼叫做冷。能塞幾件衣服，上課時就拼了老命的穿，儘管看到我的同學們，都說我腫得像熊寶寶，我才不管什麼三七二十一的，至少，我不冷。

奇怪的是，那一天，我總覺得特別冷。大概是不能適應喪禮的祭典，滿室的紙錢灰飛瀰漫，口中不停唸誦的心經，讓我又迷糊了起來。我發誓，黑洞的那一頭我真的看見他的臉和他的神情，和牆上的照片一模一樣。不由自主的，我又踏進了漩渦般的黑洞。這一次，我一點也不害怕，再度醒來的時候，熟悉的親人，正努力試圖喚醒我，而我，卻還是只能像個雪人，只能模糊的看著這一切發生，慢慢等待，然後回到正常的軌道。

一直到現在，我偶爾會不時去想小時候的許多趣事，模糊的記憶，沒有所謂的好與不好，唯一遺失的記憶，是落在黑洞裡的那段時光，一點印象都沒有，如果有可能，我還試想弄懂它，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如果可以不再發生，那懂不懂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啦。

2010/09/27